



· 东方小白 ·

1990年8月18日 西安·长城丝绸厂

林龙发和刘杰生在黄洋陪同下逛了三天，实在有点熬不住了，又找到了厂内。

林龙发开门见山说：“甄厂长，你这生意是不是不想做了？不想做，我们就走人。”

甄宝珠说：“我说过，对你们有点信不过。这样吧，你可不可以把你的身份证拿出来我们看一看？”

林龙发说“行”，刚要掏口袋，又把手压住了，说：“这么说，你真是不相信我？”

甄厂长说：“不是这个话。我们这里办什么如今全要看身份证。没有身份证，连旅馆也不让你住哩。”

“你就是不相信我们嘛！给！”刘杰生从口袋里掏出一张身份证。

这是一张临时身份证，用硬纸片作的，公章还算清晰，“廉江县公安局”几个字可以辨认出来，章子把照片压了大半个角，看样子不象伪造的。这当儿袁奎方和黄洋一起走进办公室，大家象看稀奇物一样仔细看了，却没有发现破绽。

实际上，这张身份证的最末一位数是双数，而按规定，男性公民的身份证编号末尾是单数，可惜伪造身份证和看身份证的这几个人全不懂这个常识。

甄宝珠便说：“货是一定要发的。我们厂生产的产品就是卖的，卖给谁不是一样？但我们厂小，手头紧。你们把货提走了，要是拖着不付款怎么办？我的意见，你们回去一个人催款，我们替你们买机票，款到就提货。”

刘林二人低声嘀咕了一阵，同意了，刘杰生当场留下身份证由黄洋去订机票。

但刘的临时身份证在西安不通行，西安市公安局有通知，8月15日起一律使用标准身份证，临时身份证全部在当日起停用。

无奈，刘杰生乘8月17日的火车回去“催款”去了。

这一等一直到8月26日，刘杰生回来了，带来一张金额为35万元的支票第一联。

1990年8月26日(星期日) 西安长途电话局

甄厂长却发现那张支票上的帐号有问题，第四位数字原是个5，但那一钩连了上去，象一个6字了。当即对林龙发说：“专门回去汇款，怎么会把帐号写错？这货，我们不能发了。”

林龙发这下也来了火，说：“你们这是成心耍我们嘛！不发货可以，生意不做了。但合是同签过了的。你们撕毁合同，要赔偿我们的损失费。一天按50元算，15天多少钱，全赔！”

甄厂长很冷静，等林龙发喊完了，才说：“可以。但你们也要赔偿我们，包括陪人费，打包费，车票费。咱们就好好算一算这笔帐。帐不算清楚，你林科长就走不成！”

林龙发一下跳了起来，大叫道：“你们西安人地道！成心坑我们广东人！”

甄宝珠一拍桌子说：“你吵什么！告诉你，这里不是你胡搅蛮缠的地方！要吵，咱们到派



久走夜路(漫画) 高凤成

出所去吵！”

林龙发转身就走：“他妈的，老子不做这生意了。”

但他一转身，却见一个黑塔似的大个子正稳稳地站在办公室门口，正是副厂长袁奎方。林龙发气得蹲在当地，掏出一根烟卷来抽。

半晌，林龙发问：“你们说怎么办？”

甄厂长说：“我们还是做生意。支票上帐号写错了，是你们的责任。你应该马上打长途回去查问是怎么回事，叫他们立即补一张来。”又叫黄会计：“黄会计，你陪他到电话局去，直拨。电话费我们厂里出。”

等黄洋和林龙发一走，甄宝珠马上通知出纳员拿这张支票到开户银行去查问一下，这种情况银行可否进帐。与此同时，她让袁奎方做好准备，一旦发生意外，立即带人把林刘二人先拉到派出所去再说。在西安的地盘上，不怕他闹上天去！

出乎甄厂长意外的是：一、林龙发果然打了长途电话，在电话里详细叙述了帐号的失误，要对方立即到银行查实款项有否汇走，并设法补救。而且接电话的竟是对方公司的副总经理；二、长城丝绸厂开户银行看了那张第一联支票后说，支票是真的，按目前的情况，那个5字虽然象个6，但只要款项一到，进帐是没有问题的。

这么说，这个林龙发和刘杰生是成心要做这笔生意了？她甄宝珠疑心太重？

林龙发到了厂里，迎头就截住了黄洋。一见面，林龙发就说：“这笔货我们不要了，你们也不要发货了。我们马上电话通知廉江银行拒付。”

● 本版编辑 周矢 ● 刊头设计 赵国明

贾平凹吃搅团

● 刘羽升

大约是五年以前，一个春寒料峭的午间发生的事。那天，我正在自家炕上暖着身子，透过玻璃望着窗外漫天飞舞的雪花。门帘一动，闪进一群人来。为首的是比我小二十多岁的忘年交、作家白描同志，之后的一个也不认识。我急忙下炕穿鞋，准备招待客人，白描顺便逐一介绍道：“这位是贾平凹同志，这位是和谷同志。”还有一位女的，是湖北作协来的，我已忘记了她的芳名。他们个个身着毛料黑呢大衣，手插在衣袋里，向我点头微笑。

贾平凹，名闻全国、妇孺皆知，和谷也是我已仰慕的作家，只是没有机会见面罢了。今天不请自来，教我喜不胜喜，一时竟不知说什么是好，想不出合适的话来。白描见我有些激动，微微一笑，说：“明天省作协在永乐店举行笔会，我们几个都来参加，顺便望望您老，尝尝咱家的搅团。”

“搅团？”我顿时茫然起来。搅团是用玉米面做的，是我们这里最差的饭食，一碗值不得几分钱，有什么好吃的？不要说是待客，连我们自己也早已不吃了。白描望着我疑惑的眼神，解释道：“这是平凹的提议。”作家们微笑着，不约而同地点头，表示确是真的。

多年，该是想起了家乡的父老兄弟，亲姊妹？

于是，我喊来儿媳高艾英。我对艾英说：“白描你认识，这三位都是作家。”我特别指着平凹对她说：“你看过电影《野山》，这位就是《野山》的原著作者贾平凹，他要吃咱家的搅团。”艾英猛地一惊，吐了吐舌头。我知道她有怀疑，又肯定地说：“是真的，你就去做吧？调和要齐全，汤要香。”

我们开始交谈起来。我对平凹说起我对他的散文《一匹骆驼》的看法，他却微微一笑，不置可否，弄得我有些尴尬，屋里的空气顿时有些发凉，白描就插话，说平凹正研究《易经》，算卦相当准。这一来调起了他的兴趣，要我算生辰八字。为了助兴，我说了，又伸出手掌。我想平凹的算卦也是玩的，他可能是通过这种方法向社会作调查，来了解各种人的内心世界的吧？

当时平凹给我算了些什么，如今我一个字也说不出来了，只记得他问我“准不准”，我都一一点头，表示所说无误。就这样我们谈着笑着，直到搅团端来。瓷盆里的汤翻滚着，冒出缕缕热气，还放出羊肉的香味。用羊肉熬汤吃搅团，这在我们家还是第一次，为了这些贵客，说不定，儿媳为此还冒雪跑了一趟市场吧。

凤县人，那里盛产包谷，搅团怕是他们家乡的主要饭食。来西安开始用饭了。平凹、和谷、白描和我都是吃搅团的内行，将搅团用筷子一疙瘩一疙瘩夹开，一边吃着，一边品味着汤，唯那湖北的女作家不懂这方法，只是用筷子向嘴里刨。也许还是辣椒生姜调得过多的缘故，不多时这位女作家额头便沁出热汗，继则如溪流一般，从面颊、耳旁顺流下来，脸也红得象公鸡冠子，惹得大家都哈哈大笑。

四时许，雪停了，我送作家们出去，大家都夸搅团香。我特意向平凹，他也点头说不错。在一片赞扬声中，我分外惬意，想，说不定什么时候中国文学史上还会出现一笔贾平凹在我家吃搅团的事哩。

真是大出所料，约两个星期后，泾阳的诗人马林帆对我讲：贾平凹说你家的搅团并不好吃。一句话把我说得冰凉。那不是林帆同志故意开玩笑吧，但看那认真的样子，我有些相信。后来我专门问白描，他说：“只是随便谈谈，没有什么意思。”这却证实了平凹真的说过。

说老实的，那天的

搅团我也觉得挺好，为什么平凹当面说好，背地否定呢？我绝不相信平凹是个伪君子、表里不一的人，但到底是什么原因，谜底几年都没有揭开。我常常记着这件事。后来听人说，陕南的苞米是一年生，二、三月下种，十、冬腊月收获，而我们泾惠渠流域的只长一百来天，生长期短了，自然没有他们那里的好吃了。于是感到一种内疚，觉得错怪了平凹，甚至还怀疑起他的为人来。又于是，我在自己的心里也悄悄地向他道歉了。当然，这些，他是全不知道的。

搅团补记

● 周矢

1991年12月28日晨，刘羽升送《贾平凹吃搅团》一稿，读后，觉得不错，意欲发稿。恰逢兴平县秦岭电气公司邀我与平凹一起讲文学课，时间也在此日，我便带此稿请平凹过目。

11时，车到报社，平凹在车中候我。车行时，他便读稿，读到后来，笑了。说：这吃搅团的事，是有的，文中说有位湖北女作家，是作者记错了。我印象中好象是西安的杨小敏，或者是安康的张虹，不是湖北的。省作协开笔会，外省的作家不该来。开笔会也有你，是吧？又说：“在我的印象里，好象没有说过他家的搅团不好吃。”

我笑道：“马林帆可不是说谎的人。”

平凹也笑了：“也许说过吧。我现在想，搅团这东西，一定要素吃，最好是浆水菜，再不济，也要酸菜。这位刘老师的儿媳太要好，用了羊肉臊子。你想想，红烧肉就米汤，哪有咸菜就米汤过瘾？这是一个道理。请你写个补记，就把我这个意思写了，算是解释吧。”

于是我如实记于车上，是为补。

